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牗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七

宋 魏仲舉 編

書

上張建封僕射書

集注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詔於富貴之人可知也

九月一日嚴曰退之以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之喪自汴之洛聞汴之亂遂來彭城依張建封至秋欲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因留幕中受命之明日見院中事目有晨入夜歸一件以為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書言之愈再拜受牒之明日節度推官牒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孫曰定五年左氏王孫由于之言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其將所以報德者一望

作志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趙本云亦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按孟子云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即所謂無大相過也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一作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教一作受命一無

以字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一無其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趙云可以言此言一本可以此言進愈之蒙幸於執事一無之字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晨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

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一作待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也如此一無賢字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

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孫曰任昉代范雲謝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荀奭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一本重有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直均書

樊曰直均求謁於公望其稱薦爲科第計其後直均竟登貞元十九年第此公書所謂時或道之之力也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

子云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斯須一作傾渴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一作篤行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當一作荅如何夫别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

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所益也（趙本所字作乃）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一有不得二字）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上一有謂字）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嘉（一作此書尤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上于襄陽書

孫曰于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七月三日嚴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進之士進一作達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

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祝曰援推引進也禮記上弗援下弗推。援音爰推乇回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抱一作苞）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

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一無而字其志存乎立功其一作將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邪一無而字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閤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孫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與曰戰國策燕昭王謂郭隗曰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對曰誠欲致士先從隗始王築宮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焉○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閤下一朝之享而足

也（享一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一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一無之所二字）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覯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韓曰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羣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洪曰劉禹錫云韓十八太輕薄謂李廿八程曰某與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

何處過人韓曰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豈不是聰明過人也按此書稱羣不容口恐未必盡然蓋禹錫晚與公不相協溢惡之言爾

自足下離東都孫曰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孫曰莊子靈臺者有持靈臺謂心也宣州雖

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禄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一無者字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一無其字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嚴曰此書最後言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盖在貞元十八年守國子四門博

士時也退之貞元二年與羣往還至是蓋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一無所與二字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而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一無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一作伏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畛音軫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

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何從一作從何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一無以字不致白黑於胸中耳致一作置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一作法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

人無賢愚無所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不嗜上一無有字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炙之夜切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

竟如何（一作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無怠崔君無怠（樊曰自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因論顏夭蹠壽且曰天道是耶非耶公至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曰天與人必異其好惡無疑然終之曰崔君無怠則亦勉其在已者而已此子厚天說所以歸之於仁義之意也）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見題注）轉困窮甚思

自放於伊潁之上韓曰伊山名潁水名嚴曰伊潁二水名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潁水舊云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陽城縣今省入河南登封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孫曰僖五年左氏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也嚴曰車齒本所着骨也退之是時年方三十六齒落眼昏鬢髮皆白可謂早衰矣嘗有齒落詩去年落一牙蓋此年作也無故動揺脱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子滿前不

能顧一作小兒滿前不能顧滿字一作眼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孫曰公嘗家宣城官滿便終老嵩下一有山字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京給事書

樊曰京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七年京以考功員外郎公以四門博士皆議禘祫十九年京遷給事中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專之望專一作辱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一有矣字屬乎其言若憫其窮也一有矣字退而喜也以告於人以一作知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嚴曰謂為四門博士謁告還洛之時也又不得

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其情也一作於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文一無文字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孫曰郊時為溧陽尉生紙寫補注邵氏聞見録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生字今本作乏

不加裝飾皆有指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意一作言）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孫曰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反復公書詞而考之必其避謗而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能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一無復字）僕嘗憫時俗人有耳（一有而字）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

自聞也（柷曰懍懍敬也畏也力稔切○之一作久）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䦨䦨之徒（䦨虛驕切）相訾百倍（訾毀也子爾切）足下時與僕並居（一無並字一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一無之字）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獲一作服）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

心故至此以來兢已自下雖不肖人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孫曰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恂恂而易其行孫曰東方朔之詞恂恂恐也許勇切僕何能爾趙本作不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一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一作猶且懼不免云云命也如何命一作故一作可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補注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孫曰荀卿子曰非我而當者吾

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　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與衛中行書

集注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又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

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一本又有不敢當不敢當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事一作業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謀與力能任者也一作知其智能謀其力能任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一無足下二字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

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補注武昌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歟名聲善惡存乎人存乎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

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内有以自娯足下喜吾復脫禍亂見題注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愈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樊曰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韓曰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補注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

千餘言乃反繞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嚴曰古者蹴鞠以毛實皮蹴踏為戲後世圜木為丸以杖擊之或以驢馬之上謂之擊毬與蹴鞠殊異集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云毬驚杖奮合且離霹靂應手神珠馳正言擊毬也末章言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亦諫止之辭也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一作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趙本作切人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一作墜身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

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必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也一無也字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一無之字馬之與人性情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於一作其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揺其心腑振撓其筋角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

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臟之繫絡甚微絡歷各切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必一作即臆一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補注昭二十八年左氏所載叔向之辭雖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樊曰按李習之祭公文及公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則二子始皆從公于汴州今此書云近李翺從僕學文張籍亦學於僕則此書其汴州所作歟

辱示初筮賦〔筮一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有得於今人也〔一無有字一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稱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一作即〕小稱意即人亦小怪之〔一無即字〕大稱意即人亦大怪之也〔一無即字一無也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者〔一無文字二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必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一本以為一作謂之〕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真一作直〕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嚴曰子雲〕

晚悔雕蟲潛心與境纂周易而草太玄當世之人或譏其尚白或誚其可覆醬瓿或非其僭聖作經猶吳楚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子雲泊然自守不以屑意姑俟後世之子雲而已子雲之言曰一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歎一作類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以一作以為孫曰譚字君山沛國相人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哉一作乎此不為知雄者一云此誠未必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芭音巴孫曰芭鉅鹿人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一作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

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孫曰此禮記中庸之文○耳一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乎至也（庶幾下一無至字一有全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一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久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傪員外薦士書

韓曰傪字公佐貞元十六年為祠部員外郎十八年權德輿典貢舉傪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間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乎一作于上同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仕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

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 一作士 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與 下一有同字 相知識深矣 一無相字識一作誠 彼之所望於執事 所字 一作所以二字 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識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也 一作矣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一有于野二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補注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後終於國子主簿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補注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

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妄詐佞之心一作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補注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補注貞元十七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補注羣玉不見于登

科記公之所薦十人九第而羣玉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譏矯而黜之邪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慇懃而論之論一作語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補注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苰者補注元和二年苰中進士第○苰一作弘尉遲汾者補注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尉音鬱汾扶分切李紳者補注紳字公垂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丞相張後餘者補注元和二年後餘中進士第明年疽發鼎死李翊者補注貞元十八年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

嚴曰侯喜字叔起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王文修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

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竑遲汾李紳張俊餘李翊而權公三榜其放六人竑紳俊餘不出五年之外皆捷矣韋紓即羣玉也張俊餘即後餘也摭言所載與此書合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在得中孫曰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一本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孫曰肅字敬之礎大歷七年中第十五年卒○礎音楚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樊曰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

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與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此句一無如此二字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一作無所可足信者故蔑然無聞蔑莫結切○一作蔑蔑無聞一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一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惶懼再

拜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七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八

宋　魏仲舉　編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孫曰尚書名君牙瀛州樂壽人貞元三年三月為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左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十五年三月卒韓曰公貞元十一年五月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過潼關由鳳翔以書抵君牙蓋是年六月云與鳳翔一本

作與西京
節度使
愈再拜（一本作月日容有韓愈者再拜上書尚書閣下）布衣之士（嚴曰阮嗣宗奏記蔣濟曰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

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豈一作當）赫赫乎洸洸乎。（孫曰洸洸武勇貌詩武夫洸洸是也洸音光一本無洸洸乎三字）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祝曰傳驛遞也周禮傳達于四方。傳音轉）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嚴曰隍音皇水名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然而未至於是者亦蓋有其說云（一無其字）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

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亦以千金與之（亦一作又）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樊曰先是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生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盜設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使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金為贈故公之辭云耳）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

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以書閤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以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一有固字）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嚴曰大歷九年也皇甫湜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十三而能文（建中元年也）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嚴曰貞元八年或云退之貞元十一年去京師過潼關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一無也字）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補注）

詩從公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一無至字徘徊而不能去者一作而不能速去者一作而不敢遽進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也孫曰漢鄒陽曰蟠木根柢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一作居十日而不敢將涉者無佐理為先容也一作無先為之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敘其所以來之意一本重有之字閣下其無以為狂一無其字無一作毋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孫曰莊子求馬於唐肆肆猶廄也）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孫曰莊子匠石之齊石當時匠名也）伯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逸一作遠）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孫曰爾雅婚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瑣瑣姻婭）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爾（一無爾字）今幸頼天子每歲詔公

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一無比字）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一有也字）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者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祝曰說文售賣物去手也承訛切）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樊曰燕代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于王凡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見戰國策○一本作馬價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一有以字）是故始終言之耳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嚴曰即貞元九年宏辭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濆祝曰說文濆水涯也詩鋪敦淮濆○濆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孫曰介虫之有甲者匹一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爾孫曰六尺曰尋倍尋曰常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涸下各切為獱獺之笑者祝曰獱亦獺屬獱獺水狗也禮記獺祭魚選獱獺睒瞲乎歷空○獱音賓獺地各切蓋八九年矣一作十八九矣如有力

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帖記協切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一無致字一作波濤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鳴且號之者趙作且呼號之者一作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

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樊曰正夫或作巖夫書云某於足下忝先進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即其人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巖夫字子耕登元和十年進士第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舉進士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一作皆能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之名一無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一無問字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嚴曰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滞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詩曰兆彼柔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一作無難無易惟其是而已矣一作惟其是耳如是而已矣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之一作文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嚴曰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

百物皆頼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一作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探他南切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一作顧必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甞從遊於賢尊給事當

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荅也足下以為如何一無以為二字愈白

荅殷侍御書

韓曰殷侍御殷侑也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為侑無疑○一本題作殷衙侍御又一作侍郎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慼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

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月字或一作日）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踧踖（上子六切下資昔切）愧生於中顔變於外不復自比於前人者（一作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嚴曰齊人公羊高子夏門人作春秋傳新注殷侑注也退之薦侑狀云兼通三傳旁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纓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

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假一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樊曰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叅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

勤勤拳拳一作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一有也字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樊曰侑欲求公序所注公羊春秋公亦許之而序及侑所注令皆無傳或世逸之耶其又奚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集注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為侍郎典貢舉此書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而公為國子先生時作也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

愧赧又不以其淺獘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所上一無之字）

齊王好竽（嚴曰事見韓非子）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一作等）今舉進士於此世（一有也字）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誠一

作華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一作不為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來一作求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一有之字惟吾子諒察愈頓首

與孟簡尚書書

樊曰孟簡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荅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孫曰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獲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一云手示披讀數番忻悚

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一作傳愈心近少奉釋氏者此傳者之妄也一無此傳者之四字潮州時補注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刺史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十數一作數十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孫曰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自胷中無滯礙一無上六字一無自

一以為難得一本云自字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孫曰是歲十月公移袁州刺史留衣服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釋氏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補注詩旱麓之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孫曰哀十六年左氏不為利諂不為威惕昭二十年

左氏君子不爲利疚不爲義回疚病也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一作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有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

綱淪而九法斁（孫曰九法九疇之法斁敗也書彝倫攸斁○斁都故切）禮樂崩而邪説横（户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孫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家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坑殺學士（孫曰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侯之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

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孫曰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一無尚字）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孫曰漢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藏於壁中召得之亡數十篇）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所一作以）以至於今泯泯也（泯盡也彌盡切）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

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一作苟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祝曰後漢南蠻傳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語不明之貌注蠻夷語聲也○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為此也補注張俞論曰韓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予謂揚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子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

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

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不仁甚矣甚一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補注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已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頔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藐莫角切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

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以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湜音植）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補注鄧璵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説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仕宦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樊曰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

陵王異母弟也安陵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礲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為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一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邪一作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其是耳一作去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

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入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一無此字)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以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

以事人者阿曲一作效俗一作攻阿俗一作效阿曲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樊曰齊使人請管仲於魯於是嚴公使束縛以與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小白親迎之郊而與之坐問焉注以香塗身曰釁熏一作釁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方古使君書

韓曰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屬公有言於朝也房式嘗為河南尹及卒謚曰傾韋乾度以劉闢作難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唯李虞仲謂不然意使君之欲辨

者此耳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一無狀字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頼重序河南事迹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古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伸之一作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

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忘去其心期之無已一無上以報見待惟且遲之且一作宜勿遽止罷止一作弃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孫曰莊子德充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傳曰君子俟命孫曰禮記君子居易以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秪增媿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元稹與史館韓郎中書

補注元和八年正月乙亥以愈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郎中退之足下稹前與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即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孫曰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孫曰濟隱青嵒人服其操行約不敢漁採訪使苗公等五人孫曰苗公名晉卿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孫曰天寶十年適值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孫曰授濟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諧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偽瘖其

口復隱青巖孫曰濟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銜令齎玘誠信可託乃求使至銜具以誠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為備至夜偽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强斬首來狗既而甄生喋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舍之祿山亦不能致孫曰祿山使希德領行戮者李挨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引頸以待希德嗟歎以實病告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覲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標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至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

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慙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即死於其地孫曰慶緒强舁濟至東京至德二載十月元帥廣平王俶平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之以媿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實應初拜禮部員外郎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亡之世而猶褊淺選愞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為公為卿世變則為虵為豕為鏡為梟者十嘗八九焉

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禄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盖

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

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皆百

一焉積嘗讀注記補注國史為注記 缺而未書謹備所聞盖欲

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孫曰

大歷中濟卒于襄州有子曰逢 顏太師補注顏真卿 崔大傅補注崔祐甫 皆為歌

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甄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

人之舊田於襄之宜城孫曰宜城縣楚昭王廟堧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屏居歷年

卒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耕節用以給足親戚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積閒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究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其所究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疲言簡行孤得不為驕閽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固曉生以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積遊願得

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淬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邪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荅元侍御書

集注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荅以此稹書見上嚴曰稹字微之實錄云元和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知制誥此書作九月五日蓋九年在史館時也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祝曰

甄姓也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甄音真識安禄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禄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禄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緜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歐本抗字作伉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孫曰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

大臣方一作十以標白其先人事白一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孫曰元和八年正月以袁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滋辟逢為文學掾且表其父節行與權皋同科宜載國史詔曰存樹風節謂之立名沒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僭萌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奬忠寃可贈秘書少監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茍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

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九

宋　魏仲舉　編

書序

與鄭餘慶相公書

韓曰時鄭相節制興元公誌孟東野墓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閺鄉暴卒郊字東野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

君子篤於仁義終始不倦伏讀感欷（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樊曰是年十月葬郊其費皆出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其餘財贍給其家郊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孫曰郊二弟酆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材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樊曰東野之妻兄弟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一作孟氏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孫曰宗師居母喪）在東都今已

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嚴曰墓誌云十月庚子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以餘財付其家供祀樊名宗師字紹述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使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望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滋相公書

孫曰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節度使帶平章事故公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今又薦於袁後狀薦于朝皆見集中云

伏聞賔位尚有闕員孫曰元和九年九月滋自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樊曰宗師字紹述時居母喪持服在東都除服公薦之於滋韓曰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畧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孫曰貞元十四年九月宗師父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卒悉推與諸弟孫曰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孫曰宗師家饒財悉散施姻舊賔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而不答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

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一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闕少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慴（韓曰說文云慴失氣也質涉切）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韓曰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孫曰元和八年十月以公綽爲御史中丞充鄂岳沔蘄安黄觀察使

淮右殘孽嚴曰資治通鑑云元和九年閏八月吴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騷動東畿命顔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退之與鄂州柳中丞二書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示及則此書蓋在十年也孽歐本作賊尚守巢穴一作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孫曰莊子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奚結切頏胡江切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屬連也之六切不聞有一人援桴鼓祝曰桴鼓槌也左氏右援桴而鼓陸德明釋文引字林云擊鼓柄也○桴與抱同一作浮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日一作月助冠為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孫曰詩征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以

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受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恩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公緯厚給之人皆感喜故每戰皆捷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祝曰踶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通俗文云小蹋謂之踶樊曰公緯所乘馬蹋殺圉人公緯命殺馬以祭或曰圉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緯曰材良性駑必殺之補注柳氏叙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為公緯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溫公考異正引公此書證之云乃鄂岳時事叙訓舊傳誤新史承之亦誤○踶徒計徒兮二切一作蹄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

樂其闘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顔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孫曰孫子將者人之司命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歐本無之徒二字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

之地孫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竪煦濡飲食之惠孫曰兇竪吴元濟也其父少陽死時元濟年二十二莊子云魚相煦以濕相濡以沫○煦音詡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孫曰元濟叛引兵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及翟陽人多逃伏山谷間其為駈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丞相公卿大夫勞於國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祝曰列子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駈韓曰貙獸名說文貙獌似狸者○貙春居切畏懦蹴

蹜韓曰蹴蹜足迫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

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陣行戶郎切

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

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而奪之氣闕一作閉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蜀志劉備為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

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

適機宜而風采可畏變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益字一作實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嚴曰荀子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悦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一作序况此小冦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別離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餽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

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嚴曰退之論淮西事宜狀首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與賊不相諳委難便前進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識賊淺深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粮以討寇賊若今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與此書所言之意正同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樊曰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閤下以為如何儻可上聞行之可否一無可字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　樊曰憲宗元和十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視淮西行營觀用兵形勢還奏攻取策多合上旨時鎮州節度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緩蔡兵遣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度傷首而免議者欲罷度安二鎮上怒曰若罷是賊計行遂拜度為相以主東兵其後討蔡不利羣臣請罷兵獨公與度意合獻淮西事宜宰相不便公降為右庶子十二年八月公卒從度于蔡十月執元濟淮西遂平公綽則被讒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矣平蔡之功不與也惜夫　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韓曰弘正初名興為魏博節度田季安兵馬使季安卒子懷諫立委政家奴衆脅弘正使主軍務於是弘正與之約圖魏博貝衛澶相之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嗣立為

節度使元和七年也八年賜今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樊曰元和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本傳略之見李吉甫傳

尊體動止萬福動止一作起居

即日愈蒙恩改職事樊曰按憲宗實録元和九年公以考工郎中知制誥

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

嚴曰此荅田弘正書言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又言頃者又蒙不以鄙薄令撰廟碑今以碑攷之云元和八年則此書亦在八年冬矣

欣慰殊深賛善十一郎行孫曰弘正子布肇肇卓年章

已曾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

猥辱薦聞韓曰猥犇雜也鄔梅切

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

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奉詔為弘正作先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縁久闕附狀一有求字因問一作閒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内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恨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補注李尚書名絳或作李實尚書者非是嚴曰李尚書即李絳耳絳退之同年進士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九年春罷為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書云乍離

闕庭則此書在十年也

曰來一作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孫曰元和十年以禮部尚書李絳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伏計培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奬知待最深最厚韓曰絳與公同年故相好如此嚴曰絳為相擢退之為太史故云於久故遊從之中蒙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一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

言笑東望隕涕有兒女之感獨宿直舍樊曰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絶口不掛時事務為深崇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答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

韓曰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一本題作京尹

不臺參答

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一無使字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洪曰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事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録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

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唐本事須臺參下云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夫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一無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樊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帝復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處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停推巡孫曰謂巡推官也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

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孫曰荀子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不及自修報伏惟照察

送陸歙州傪序并詩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孫曰陸傪字公佐吳郡人貞元十六年召為祠部員外郎十八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為劇曹會東方守臣表二千石之缺上乃以傪為歙州刺史朝廷夙夜之賢孫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都邑游從之良從一作居齎咨涕洟孫曰易萃卦之辭齎咨嗟歎之聲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齎將西切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孫曰宣歙池三州觀察使治宣州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或一作咸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也泄攄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華一作美）我佩之光（一有兮字）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一有兮字）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矣一作兮）胡不為留（為去聲）我作此詩歌於逵道（孫曰逵大道也爾雅九達謂之逵）無疾其驅天子有詔（黃曰是歲四月二十八日傪未至州卒于道）

送孟東野序

（孫曰東野名郊貞元十二年登第間四年調昇州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為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有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為一作有）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一作以鳥獸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祝曰推敓強取也廣韻引古周書敓攘矯虔敓古奪字一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

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一無於字咎陶禹咎或作皋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嚴曰古者有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使之振文教於天下也楊子雲所謂金口而木舌是也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歐本無於楚二字嚴曰莊子疏云荒唐廣大也夫荒者大而不治兔絲別名兔絲無

根以況言之無根也莊子著書三十三篇其道以老耼為宗蓋有意乎救道德之本至若盜跖漁父雖若詆訾孔子然其終篇論古之道術乃自厠於諸子之列而孔子不與焉則其尊吾聖人也至矣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九勿切臧孫辰孫曰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耼申不害孫曰申不害韓昭侯相有書六篇韓非昚到祝曰昚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昚古慎字田駢孫曰駢齊人著書二十五篇居稷下號天口駢○駢蒲眠切鄒衍孫曰衍居稷下著書四十九篇號談天衍尸佼祝曰佼魯人商君師之鞅死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死因葬蜀○佼古爻切又音絞孫武嚴曰武吳人著書十三篇言兵法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

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洪曰舊本淳字作浮當從舊本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補注章法度也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樊曰子昂梓州射洪人蘇源明孫曰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人肅宗時官秘書少監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樊曰文章之盛三代以還無出漢唐而漢四百年司馬相如為之唱唐三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章少所推可而每論漢唐未嘗不以二人為稱

首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東野始以其詩鳴（一無東野二字）其高出魏晉（一作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嚴曰蓋為溧陽尉時也）有若不懌者（然一作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志雍序

韓曰志雍安陸人貞元九年登第十八年刺郢州時于頔節制山南郢為屬邑頔斂民方急故韓公因志雍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孫曰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累數百言其大要也一無也字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一作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

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出之材一無出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孫曰事不從者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孫曰府謂觀察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而不以情信乎州一有縣字縣一作縣是刺史不安

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既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一作從

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一有也字

送竇平從事序

韓曰竇平貞元五年登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孫曰甌今溫州閩今泉州皆古百越之地。越一作粤於天文其次星紀孫曰次謂十二次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丑吳越之分野其星牽牛孫曰漢地理志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連山嚴曰連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因此名州隔其陰鉅海敵其陽補注陰陽言南北也。敵一作歒非或作敞

是皆島夷卉服之民孫曰島夷卉服禹貢之文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越之類○皆一作維夷一作居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一作疾瀕海之饒瀕水涯毗賓切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之於一作之之如東西州焉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洪曰德宗大歷十四年即位至貞元十六年凡二十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孫曰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牧一作收署從事扶風竇平孫曰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第平以文辭進於是行也是一作其

其族人殿中侍御史樊曰聿字貽周貞元二年登第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孫曰聿為東都留守判官時公自徐州休居于洛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趙云不憚我於行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孫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韓曰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節（舊本節字作正）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閒暇肇置三令節（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一本止云肇置令節非）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韓曰少儀大歷二年登第）於是揔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醆阻限切斝古馬切舊本序行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巍冠愉愉如也趙本作與與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樊曰按家語孔子云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孫曰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樊曰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其曰宣父操按琴操如將歸猗蘭龜

山皆孔子所作也孫曰琴操者謂困阨而不失其操也廣續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孫曰舞雩請雨之壇在沂水之側嚴曰論語云風乎舞雩詠而歸今闕里宣聖廟西南一里有壇曰雩周圍八十步高二丈臨沂水即浴乎沂風乎舞雩之地也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暤下第序

樊曰按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映映暤照煦無有暤者豈暤後改名暤或煦耶○諸本或作齊暤或作齊暑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也一無之人二字一無之人也三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一無詳字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去口舉切一無明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雠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集注襄三年左氏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雠

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其後范宣子殺羊舌虎叔向虎之兄也囚之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弃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踈與遠不敢去也衆人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佛志之言祝曰佛鬱也莊子謂已諛人則佛然作色○佛音弗有內媿之心若是者是一作然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

之詐不行於君孫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難一作艱為人向道者向一作嚮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焉一作之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一作生於私其所親成於私其身以巳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孫曰論語必世而後仁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

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韓曰貞元二年正月齊映拜相明年正月貶夔州徙衢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十一年七月卒〇一無鎮字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豈一作其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一云既至矣一云既屈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

司孫曰禮記儒有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注閔病也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樊曰按登科記映大歷五年昭貞元十年暐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暐亡焉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覲一作拜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業而三禮是習樊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

有史科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為小經○孫曰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

頴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内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禄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送李愿歸盤谷序

樊曰貞元十七年作時公年三十四脫汴徐之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師躊於中而見於

外故其辭如此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補注此序孟州濟原有石本其間異同當以石本為正今文注其下

太行之陽有盤谷孫曰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宅處也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於一作干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孫曰旄旗類以氂牛尾注於竿首故因以為名）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物謂各操持者）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畯今本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而今本作以）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便安也毗連切）秀外而惠中飄輕裾（裾領也）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今本作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今本作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遠望今作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孫曰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鮮小魚起居無時惟適所安今本作之安與其譽於前一作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一作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維縶也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韓曰趑趄行不進貌孫曰趑趄踧踖也○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祝曰楚詞喜囁嚅而妄作注囁嚅小語謀私貌廣韻作多言非

（孫曰囁嚅不敢出口也○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一作下）維子之稼（一作可稼可穡一作可稼）（可食）盤之泉可濯可湘（祝曰釋文湘烹也采蘋于以湘之○可湘一作而沿一作可沿一作）（可遊）盤之阻（阻屈折也）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窈於兆切）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今本作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孫曰不祥謂魑魅之屬○禁一作禦）飲

且食兮（且一作則）壽而康（一作既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音忘）膏吾車兮（膏音告）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韓曰徜徉徘徊也孫曰博雅云徜徉戲蕩也○上辰羊切音常下余章切音羊）

唐人䟦盤谷序後

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達每韜光而自晦跡寄人世心游（闕）清樂人智於（闕）之間信古今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叙而送之于（闕）縣大夫博陵崔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于谷

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巳歲建丑月渤海高

從闕一字○樊曰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歐陽公集古録云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時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九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

宋　魏仲舉　編

序

送牛堪登第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　堪為太學生見本篇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　撰曰唐制取士之科有明經而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

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明經先貼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美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一有御字一作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末思或有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徃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竒而取名非堪心之

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一作於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樊曰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孫曰謂荆軻高漸離之屬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孫曰利用之材也鬱鬱適茲土吾

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作出乎其性情者哉然吾嘗聞一作吾嘗所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孫曰古所云即上所云也○云一作聞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樊曰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樊曰史記荊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屠狗飲于燕市酒酣以往歌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樊曰此序與送許郢州同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巳下數十人孫曰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孫曰仁惠利也張晏注漢書云三族父母兄弟妻也如淳云父族母族妻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

祝曰城邑郡邑也　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孫曰鄉里之吏謂里胥之屬　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孫曰不宣謂不得自宣達也　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恒常也胡登切　水旱癘疫之不期孫曰不期不可期也　民之豐約懸於前前一作州縣　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孫曰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連帥即節度使之任也　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樊曰鄖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送許鄖州及此崔復州二序皆言及于公于公名

峘字允元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嚴曰上于襄陽書愈在貞元十八年則送許郢州崔復州序皆在此時也

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孫曰庸信用也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韓曰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此序言之甚詳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

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

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一無之老二字一本作斑白者半焉昬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孫曰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師一作陽北過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反鄭反一作及自朝之文人以及五都之伯長郡縣郡縣一作羣吏一作郡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此句一無童字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嚴曰論語云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益者歟曰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末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樊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

知貢舉公登第時童子升於禮部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樊曰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其曰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謂此○行一作出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孫曰揚子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吾取以為法焉一有浮屠師三字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一作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嚴曰文暢是時將往東南退之作序送之其後元和初北遊又作詩以送之所謂昔在四門館時有僧來謁即序貞元十九年事也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一作詩一作序韓曰柳集有送文暢師序無詩解其裝裝行橐也得所叙詩累百

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告下一無之字）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懿美也）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一無當字）日月星辰之所以行（行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幽謂暗也）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

說為一作說而瀆告之也孫曰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反民之初生嚴曰此下一段與原道篇意同固若禽獸蠻貊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藏葬也是故道莫大乎仁義大乎一作過於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正一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孫曰冊謂六經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傳之邪為下一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脫一作免弱之肉彊之食補注言弱者之肉强者所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補注温公通鑑曰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貶潮州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云云至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弱一作溺知而不以告之

者（告之一作告人）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一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孫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支使韓曰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解見第一卷別知賦）

余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孫曰詩价人維藩大宗維翰藩翰即謂藩鎮）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虢州刺史崔衍為宣歙觀察使衍辟羣博為從事樊曰羣博公同年進士

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於下一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孫曰論語季氏富於周公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嚴曰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侍一作待一無言字其來而鎮茲土也一無而字鎮一作領有問湖南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

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趙本云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信其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一無於是知已下二十四字則向所謂羣與博者向下一有之字於吾何先後焉一無於字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

勤其歸者勤一作勸乃吾之心也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繫一作繼

送何堅序

何與韓同姓為近集注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菜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與一作於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孫曰公時為四門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

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願而歸（一無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孫曰貞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一無賢字）道於湖南為屬州（孫曰湖南觀察使所管潭衡郴連道永邵等州治潭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孫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湖南觀察使○一無湖南又三字）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比一作此）服楊公之令（楊一作陽）吾聞鳥有鳳者常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穎川守是鳥也（一無也字一作是鳳鳥也）

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一有已字

送廖道士序

韓曰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廖力救切

五岳於中州衡山嚴曰衡南岳也桂嶺在衡之南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一作衡山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韓曰駛馬疾行也踈利切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孫曰嶺謂五嶺郴為州

在嶺之上側南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
是焉窮氣之窮盛而不過盛一作感必蜿蟺扶輿祝曰選虬龍騰驤以蜿蟺韓曰蜿蜒也蟺蚯蚓也嚴曰馬融笛賦經冤蜿蟺王褒九懷云登羊車兮扶輿相如子虛賦云扶輿猗靡○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鬱積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釋文旁字又作磅沈佺期西岳詩磅礴壓洪源孫曰蜿蟺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皃○磅音旁礴音薄磅礴下一有而字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
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
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嚴曰白金銀也丹砂朱砂也石英本草有紫白二種又有四色

者鍾乳生石洞通中光瑩如鵝翎管者佳橘柚之包孫曰書厥包橘柚包裹也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樊曰柳子厚送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産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燿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忠信以質乎中而文乎外固鍾於陽德者邪子厚之序與公此作其意一同任子淵曰陳無已贈二蘇公詩云岷峩之山中巴江桂椒柟櫨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駿四方無已之詩蓋取此意也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學一作教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孫曰莊子云其容寂多藝而善遊

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一作迷惑沒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含秀才序

（樊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樊曰王績字元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孫曰籍有詠懷詩八十餘首）然後乃知彼雖

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無發字若顔氏之操瓢與簞之下一有子字簞下一有食字曽參歌聲若出金石孫曰莊子云曽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孫曰麴糵之託昏冥之逃謂醉鄉也何下一有事字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孫曰不遇謂不得聖人而師之建中初天子嗣位樊曰大歴十四年徳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嚴曰貞觀太宗時開元明皇時河南同官記云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

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栗奉職命才登良不敢私違在朝廷之臣一無朝字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渾胡本切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一作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琯秀才序

孫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

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琯古滿切嚴曰孟琯元和五年進士嘗著嶺南異物志

今年秋嚴曰即永貞元年也時退之在陽山遇赦已離貶所俟命於郴與琯相見也見孟氏子琯於郴樊曰永貞元年公自陽山令移江陵法曹過郴州年甚少禮甚度度一作修手其文一編甚鉅手其文注見下篇送陳秀才序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一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余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有不請猶將強而授之強其亮切下同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京

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孫曰定公十三年左氏齊高强曰三折肱為良醫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階梯也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彤秀才書

韓曰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纘言以為文韓曰說文纘繼也緫也祖管切非誇多而鬬靡

也（靡麗也）蓋學所以為道（為于偽切下為理同）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穎川陳彤始吾見於楊湖南門下（孫曰楊湖南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吾一作余）頎然其長（孫曰詩頎而長兮頎長皃〇頎渠希切）薫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補注筆墨閒録曰公送孟氏子序云手其文一編甚鉅送陳秀才序云吾目其貌耳其言或疑其語孑曰古文如此類者稍多手劒以進出穀梁相如曰腳麟子雲曰腦沙幕髓吾蓋用此以增其壯耳）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

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孫曰時公為考官則何不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孫曰此二句司馬遷與任安書凡吾從事於斯也久孫曰斯謂湖南公時為陽山令屬湖南管內○吾一作余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塤秀才序塤許元切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一無為字）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孫曰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其餘亦咸仕於諸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補注原謂源流）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樊曰子方名無擇魏文侯時人莊子所謂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者也魏世家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君皆師之則子方與子夏同時）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嚴曰陳師道云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又曰子弓學於田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退之則曰子

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二說不同未詳孰是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莊子有田子方一篇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孫曰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其餘類多如此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樊曰史記孔子列傳云商瞿魯人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洪洪傳江東人矯子庸疵而公此序云馯臂子弓受易於商瞿從西漢儒林傳字也劉曰漢書云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音寒臂即臂字洪胡肱切一本作有姓名耳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

瞿（嚴曰瞿字子木魯人受易於孔子一有蓋字）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祝曰宗宗本）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祝曰道趨也）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一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祝曰欲之謂欲適也）猶航斷港絕潢（孫曰航行舟港水之別派潢積水池○港苦項切潢音黃）以望至

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一無者字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一又作人知沿而不知止嗚呼其可量哉

荆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樊曰均字思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一本作裴垍非也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則知決非垍矣

從事孫曰從事謂府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

集孫曰卒集謂觀至終篇也一無集字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一作者之語而愁思之聲要妙孫曰漢書中山靖王勝曰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汪云幼一笑切眇音妙猶微也思息利切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樊曰歐陽文忠序宛陵詩集云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文忠此論蓋亦公之意云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一作

令僕射裴公開鎮蠻荆孫曰公謂裴均也詩蠢爾蠻荆蠻荆即謂荆南統郡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南之壤地二千里孫曰孟子今滕壤地褊小壤地土地也○二或作三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韓曰說文抉排也一决切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音蜀屬而和之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在一作有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孫曰

樂章謂樂府所歌之章紀諸冊書孫曰冊書謂史冊也從事曰子之言是也

告於公公謂裴均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曰端公名益宰相揆之族子大歴四年登第貞元中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辟為府從事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勉其歸使為濟言帥先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春祝曰元和元年舊本無春字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孫曰李藩字叔翰元年為吏部員外郎四年自給事中拜相六年罷樊曰藩傳第云累擢吏部郎中豈元年為外郎其後遷郎中也愈嘗與偕朝樊曰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而此序首言元年春春

字必羨丈也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孫曰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藩為告哀使故至幽州樊曰考之史溫造嘗使濟矣李藩使濟獨見于此入其地迓勞之使累至累疊也一作里每進益恭孫曰藩行既進濟禮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首鞾袴握刀祝曰鞾鞋釋文云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韓曰說文鞾鞮屬○鞾許加切帕莫轄切帕一作抹鞾或作靴左右雜佩孫曰雜佩謂左右皆有佩非一物也弓韔服祝曰韔弓衣詩言韔其弓孫曰服所以盛弓韔藏也○韔丑亮切一作鞮一作張矢插房孫曰房所以盛矢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孫曰將服謂將士之服及館又如是一作之卒不得辭上堂即客一無即字一無即客二字階坐必東嚮一作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孫曰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十二子相配孫曰十二子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樊曰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其後濟禪將譚忠亦說濟子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今兵驟驟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濟淮燕無一日勞後世子孫得無事乎為君憂之總上疏因

願奉朝請以盧龍軍八州歸于有司忠說總在元和十四年其所云數窮必合者豈用公語耶何其相似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帥所律切南下一本又有河字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孫曰李公即藩也朝夕左右謂為相必數數為上言數色角切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孫曰益父時官洛陽○一無東都二字東都之士大夫孫曰公時亦官洛陽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孫曰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乎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